

DONGWU XIAOSHUO DAWANG SHENSHIXI · HUOJIANG ZUOPIN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获奖作品

# 藏獒渡魂

沈石溪◎著

荡气回肠母红崖羊 惊心动魄渡魂现场



CB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智慧童心

快乐童年



《藏獒渡魂》《保姆蟒》《牧羊豹》等动物小说，是我青春年华的写照、动荡岁月的回顾、苦难命运的馈赠、奋斗人生的记录、自由思想的浓缩。可以这么说，没有长达十八年在云南边疆插队落户的经历，就不会有这些作品。这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歌，用生命之火炼过，用坎坷之锤锻过，用感情之水淬过，理应闪烁恒久而又耀眼的艺术光华。

沈石溪

《藏獒渡魂》曾荣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

《保姆蟒》曾荣获台湾金鼎奖优良儿童图书推荐奖

《牧羊豹》曾荣获台湾“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上架建议·儿童文学

ISBN 978-7-5358-8011-6



9 787535 880116 >

定价：15.00元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获奖作品

# 藏獒渡魂

沈石溪◎著



CTS  
Publishing & Media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葵渡魂 / 沈石溪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6  
(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美绘馆)

ISBN 978-7-5358-8011-6

I. ①藏…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9369号

## 藏葵渡魂

总策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选题统筹: 吴双英 王慧敏  
责任编辑: 吴双英 杨巧  
特约编辑: 张喵喵  
绘图: 明天插画工作室  
装帧设计: 雅楠  
质量总监: 郑瑾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mm×1240 mm 1/32

印张: 4.25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 沈石溪

沈石溪，原名沈一鸣，195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慈溪。1969年赴西双版纳插队，在云南边疆生活了18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创作以动物小说为主，已出版作品五百多万字，其小说别具一格，在海内外赢得“中国动物小说大王”的美誉。

代表作有《狼王梦》《斑羚飞渡》《最后一头战象》《第七条猎狗》《藏獒渡魂》《再被狐狸骗一次》等。曾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有多篇作品选入中小学教材篇目。

《藏獒渡魂》《保姆蝶》《牧羊豹》等动物小说，是我青春年华的写照、动荡岁月的回顾、苦难命运的馈赠、奋斗人生的记录、自由思想的浓缩。可以这么说，没有长达十八年在云南边疆插队落户的经历，就不会有这些作品。这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歌，用生命之火炼过，用吹呵之锤锻过，用感情之水淬过，理应闪烁恒久而又耀眼的艺术光华。

沈石溪  
2012年3月5日



# 序



## 西双版纳，我的文学故乡

沈石溪

我十六岁到西双版纳，度过了十八个春秋，人到中年才离开。我在西双版纳娶妻成家，宝贝儿子也出生在西双版纳，可以这么说，西双版纳这块炎热而又多情的土地，是我的第二故乡。

三十多年前的西双版纳，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没有工业污染，旅游业也还没有开发。正因为如此，那里保持着完美的自然生态。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覆盖山峦河谷，清澈见底的泉水环绕村村寨寨。

最让我惊奇的是，鸡无窝，猪无圈，牛无栏，马无厩，狗脖子上也没有链条。豢养的家畜活得逍遥自在，白天可以随心所欲到处去玩，肚子饿了回到主人家院子大呼小叫讨食吃，肚皮塞饱后，又到山野田坝寻找属于自己的快活去了。

到了夜晚，鸡飞到竹楼的屋顶上，像鸟一样在茅草屋脊上栖息；狗趴在门槛上，人们进门出门都要小心踩着狗尾巴；牛和马挤在竹楼底层，随时可以在房柱上摩擦蹭痒；最无赖的要数猪了，霸

占竹楼的十二格楼梯，就像睡高低床一样，一层一层横躺在狭窄的楼梯上，任你将楼板踩得咚咚响，它们照样呼噜呼噜睡得香……

记得我刚到西双版纳时，借宿在老乡家，有一天临睡前多喝了几杯米酒，半夜醒来，膀胱胀得厉害，黑灯瞎火的不愿跑茅厕，便摸索着来到竹楼阳台，居高临下尿一泡。

刚运作到一半，哞的一声怒吼，阳台外伸出一颗牛头，借着淡淡的星光，我看见牛脸上尿液滴答，牛眼睁得比铜铃还大，牛嘴因愤怒而扭曲变形。原来我尿到楼下一头水牛的脸上了，想必人尿的味道不怎么样，又咸又酸又涩令它倒胃口，它在向我抗议呢。

随地便溺总归不雅，我怕吵醒主人，只好紧急刹尿，想到楼下找个僻静处继续方便。跨下楼梯，我一脚就踩在一头老母猪的脖子上。它哇的一声跳起来，我一个倒栽葱滚下楼去。幸亏每一层楼梯上都有肥猪铺垫，软绵绵得就像在地毯上翻跟头，我没伤着筋骨，但已吓得魂飞魄散，剩下的半泡尿全撒在自己的裤子上了。

更可恼的是，这些该死的猪和牛，责怪我搅了它们的清梦，蜂拥而上，猪头揉我的屁股，牛蹄绊我的腿，把我摔倒在地，然后团团将我围在中间。也不知是想用同样的办法回敬我，还是因为我身上刺鼻的尿臊味引发了它们的排泄功能，好几头牛好几头猪竟然冲着我哗哗小解起来，就像拧开了好几只热水龙头。我身上被淋得精湿，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尿人。主人被吵醒，这才下楼来帮我解了围。

西双版纳的家畜，享受着高度自由，村寨又紧挨着原始森林，



便常发生一些野生动物与人类家畜之间角色客串、反串和互串的故事。

我的房东养了六只母鸡，没有养公鸡。有天傍晚，母鸡们从树林回家，发现一只尾羽特别长的五彩花翎公鸡气宇轩昂地守护在身边。我开始还以为是别家的公鸡，但那只公鸡送母鸡们进房东院子后，拍扇翅膀飞到院外那棵高达几十米的大青树上去了。家鸡无论如何也飞不了这么高的，只有森林里的野生原鸡才有这等飞翔本领。我这才晓得，这是只野公鸡，贪恋房东家六只母鸡的美色，来做上门女婿了。

半夜我和房东悄悄爬上大青树。我用雪亮的手电筒照花鸡眼，房东用渔网将这只花心大公鸡罩住，剪掉半截翅膀，强迫它在村寨安家落户。

这只野公鸡勇猛好斗，寨子里所有的公鸡都怕它，使它成为闻名遐迩的鸡王。与它交配过的母鸡孵出来的小鸡，很少得鸡瘟病，存活率明显上升，但从小就要剪翅膀，不然长到两个月大便飞到树林不回来了。总归是野种，不像家鸡那般听话。

村长养了几头水牛。忽一日，一头公牛失踪了，到树林里去找，找了好几天也没能找到，以为是给山豹或老虎吃掉了，也没在意。

半年后，公牛突然跑回家来了，后面跟着一头羞答答的母牛，还有一头活泼可爱的小牛犊。那母牛和小牛犊牛蹄上覆盖着一层白毛，就像穿着白袜子，分明是西双版纳密林中特有的白袜子野牛。显然，村长家这头公牛半年前和这头野母牛私奔了，这次是带着小

媳妇和乖儿子来拜见主人的。

村长大喜，凭空得了一头母牛和一头牛犊，天上掉下金元宝，不要白不要呢。他赶忙唤我去帮忙，用麦麸做诱饵，将它们引到有篱笆墙的一座菜园子里，囚禁起来。野母牛当然不喜欢过囚徒的生活，当天半夜，发一声威，轰隆撞倒篱笆墙，带着丈夫和儿子扬长而去。村长白欢喜一场，还赔了一大袋麦麸。

寨子里有个老汉，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头迷路的乳象，用藤索拴住象脖子强行将其牵回家来。他怕象群会上门来找麻烦，转手就将乳象卖给县城杂耍班子，得一百块钱。岂料当天夜晚，三十多头野象将寨子团团包围，吼声震天，还用长鼻子卷起沙土弹射老汉的竹楼，大有不交出乳象就要扫平寨子的气势，折腾到天亮才离去。

众人皆埋怨老汉，老汉也觉理亏，更害怕遭到野象的报复，第二天一早便去县城想要赎回乳象。杂耍班子是江湖艺人，唯利是图，非要老汉拿二百大洋才允许他将乳象牵回。老汉无奈，只好卖掉一匹枣红马，换回乳象，送去森林，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在我插队落户的寨子里，家畜和野生动物混淆最多的要数猪了。常有野公猪拐跑家母猪、家公猪娶来野母猪的事情发生。小猪崽里起码有百分之五十是混血儿。

久而久之，寨子里的家猪鼻吻细长，鬃毛披散，獠牙狰狞，模样与野猪越来越接近，脾气也暴躁得让人发憷。你用石头砸它们，它们会号叫着冲过来咬你的脚杆。简直就是猪八戒造反，不把人放在眼里。

有一次过傣族的关门节，杀一头肥猪时，猪嘴没绑牢，凄惨的号叫声响彻云霄，结果全寨子一百多头猪通通拥到屠宰草棚前，吼叫奔跑，把杀猪用的水桶、案板和铁锅撞得稀里哗啦，就像一帮足球流氓在聚众闹事。

村民指使忠诚的猎狗去镇压，引发一场猪狗大战，有五条狗被咬断了腿或咬歪了脖子。猪群大获全胜，冲进木瓜树林，将五十多棵木瓜树全部咬倒，将挂在枝头的木瓜悉数吃掉，以发泄对人类的不满。

这一类故事多得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我写的许多动物小说，如《野猪王》《白象家族》《牧羊豹》等等，就是取材于当年我在西双版纳真实的生活经历。当然，有些情节是经过改造、取舍和重新组合的，为了使作品完整生动，也进行了适当的艺术加工。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作品里头的动物和人物，皆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故事的基本情节，确实是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

朋友问我，你写的这些动物，猪也好鸡也好牛也好，好像很懂感情挺有灵性的，跟人会产生许多感情纠葛，怎么跟我们在饲养场里看到的猪呀鸡呀牛呀完全不一样呢？你是不是在胡编乱造哄小孩呀？

我对朋友说，你就没见过真正的猪真正的鸡真正的牛！

饲养场的猪十几头挤在一间狭窄的猪圈里，从出生到开宰，从猪娃长到大肥猪，从不离开小小的猪圈一步，整天除了吃就是睡。

这不叫猪，这叫产膘机器。

养鸡场里的鸡几百只挤在一个空间有限的鸡笼里，用灯光给它们照明取暖，用复合饲料催它们天天生蛋，一生一世见不到蓝天白云也见不到草地河流。这不叫鸡，这叫产蛋机器。

奶牛场里的牛用电脑管理，什么时候喂水什么时候喂料什么时候往食料里拌维生素或催奶素之类的添加剂，什么时候挤奶用什么方式挤奶一次挤多少奶都有精确的程序控制。这不叫牛，这叫产奶机器。

人类为了得到更多的蛋白质和脂肪，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适更快乐更幸福，不仅驯化动物奴役动物，还肆无忌惮地异化动物。

在饲养场，动物被抽去了生命的精髓，变成标准的行尸走肉！

我之所以热衷于写具有野性和野趣的动物，就是想告诉那些除了在饲养场便很少有机会接触动物的读者朋友，除了我们人类外，地球上还有许多生命是有感情有灵性的。它们有爱的天性，会喜怒哀乐，甚至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我们应当学会尊重动物，尊重另一类生命形式，别把除了我们人类外的其他生命都视作草芥。

不错，人类作为杂食性的灵长类动物，免不了要杀生，免不了要吃猪肉吃鸡蛋喝牛奶，人类作为本质上好逸恶劳的动物，免不了要用马代步用牛耕地用狗看家护院。但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在吃它们和奴役它们的同时，表现得宽容慈悲些，在它们被宰杀之前，在它们大汗淋漓地为我们干完一天苦役之后，善待它们，关怀它们，让它们享受些许生活乐趣，还它们一丁点儿生命的天赋权利。

这不是虚伪，这是文明的标签。

人类在动物面前应该做一个经常能发善心的好“奴隶主”，这要求怎么说也不过分吧？

我虚活五十多年，扪心自问，这半辈子做过一些好事，但也做过不少回想起来要脸红的荒唐事，若真有中国佛教轮回转世的说法，我死后很难保证不被牛头马面鬼扔进油锅小煎一回，煎成两面黄后，捞出来扔在公堂上恭请阎王爷发落。阎王爷的要求一定极严格，根据我在阳世的表现，也许不会允许我来世继续做人，而打发我投胎去做猪做鸡做牛做马或做其他什么动物。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会磕头如捣蒜乞求阎王爷格外开恩，让我这头猪这只鸡这头牛这匹马投到西双版纳农家去，而千万别把我投到用电脑管理的饲养场去。

同样是家畜，在西双版纳农家，吃饱了可以游山玩水，不高兴时还可以同主人闹闹别扭，趁主人打盹时还可逃进深山密林做几天野生动物，说不定运气好还可拐个野媳妇什么的回来。虽然最后的结局免不了要被千刀万剐成为人类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但至少活着的时候活得有乐趣活得有滋味活得有意思，而不像从小到大囚禁在饲养场里的那些家伙，活得没有一点乐趣活得没有一点滋味活得没有一点意思。

《藏獒渡魂》《保姆蟒》《牧羊豹》等动物小说，既是我青春年华的写照、动荡岁月的回顾和苦难命运的馈赠，又是我奋斗人生的记录、自由思想的浓缩。可以这么说，没有长达十八年在云南边疆

插队落户的经历，就不会有这些作品。这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歌，用生命之火炼过，用坎坷之锤锻过，用感情之水淬过，理应闪烁恒久而又耀眼的艺术光华。

西双版纳是我永远的文学故乡，我将永远感激她，怀恋她。



# 目 录

雌孔雀的恋情·····	1
藏獒渡魂·····	12
狼 妻·····	56
退役军犬黄狐·····	83
动物档案·····	107

## 雌孔雀的恋情



在西双版纳靠近原始森林的村寨里，有许多人家都像养鸡一样在庭院里养绿孔雀。家鸡和孔雀同属雉科鸟类，生活习性相近，饲养的方式也大体相同，喂点谷米和蚂蚱、蟋蟀之类的小昆虫就足够了。唯一不同的是，养孔雀的人家院子里要用石头砌一个小水池，因为孔雀很爱干净，晨起有汲水梳理羽毛的习惯。

我养了一雌一雄两只绿孔雀，雌孔雀头顶的冠羽为墨绿色，我称它为绿伞；雄孔雀头顶的冠羽为金蓝色，我称它为金鼎。

金鼎和绿伞很快成为一对恩爱夫妻。阳春三月，阳光明媚春风和煦，金鼎展开长长的背羽，俗称孔雀开屏，霎时间，院子里金光灿烂，一片辉煌。这是雄孔雀向异性求爱的拿手好戏。绿伞望着无数根孔雀毛组合成的那片奇异的色彩，眼光渐渐痴迷，像喝醉酒似的一摇一摆让金鼎拥



进怀抱……

两个月后，绿伞孵出四只小孔雀，绒毛轻柔得像含羞草，整天跟随在它妈妈身后，唧唧喳喳地叫唤觅食，十分可爱。

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在屋后的荒草丛中方便，突然听见院子里传来绿伞咿嘎——咿嘎——尖厉刺耳的鸣叫声，显然，它遇到了迫在眉睫的麻烦。我顾不得拉屎才拉了一半，也来不及用手纸将身体的某个部位揩干净，跳起来，提着裤子就往院子里跑。从屋后到院门要绕半个院墙，隔着竹篱笆我看见，一只浑身漆黑的野山猫，从屋顶跳下来，正张牙舞爪地向绿伞逼近。绿伞撑着翅膀，将惊慌失措的四只小孔雀护卫到自己的翅膀底下，一面紧张地往后退却。

这时候，金鼎正站在和绿伞平行的水池子前。野山猫倏地一下往前蹿跃，盯着绿伞扑咬，绿伞本能地摇扇翅膀想往金鼎身后躲藏，才迈出去一步，藏在它翼下的四只小孔雀就暴露出来，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窜。绿伞立刻又回转身去，重新用翅膀把小宝贝们罩起来。可是，有一只颈部水红色的小孔雀大概是吓坏了，没往绿伞的翅膀底下钻，而是晕头转向地往金鼎身边逃去。黑山猫已经